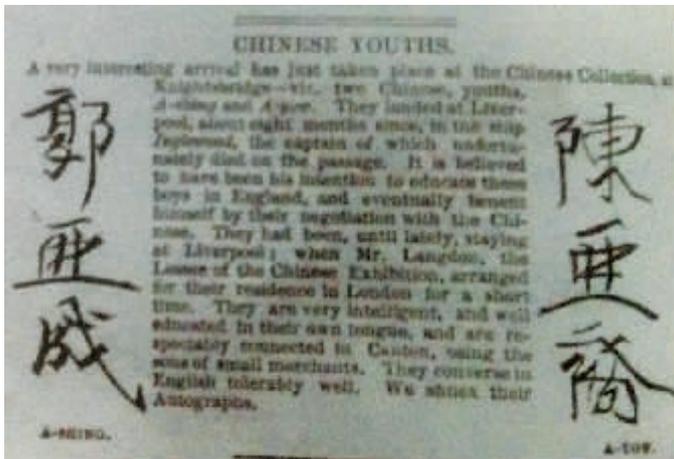




1845年11月8日,《伦敦新闻画报》图文并茂地报道,两名来自广州十三行商人家庭的男孩郭亚成(A-SHING)和陈亚裔(A-YOW)。



← (上接 14 版)

街、猪巷即新豆栏街等几条通道,直达沿江码头,又与同文街上小商贩交通。

以往,常来十三行港口的,多属远航来华船医。这些外轮公司的雇员,哪里忍受得了狭小憋屈的空间,最多待上几年就拜拜。但自伯驾开始,传教医生发誓插队落户,扎根皇土改造自己,拯救他人,终老此地。其言行影响了社会风气,甚至改变大清命官所思所想(拙著《除了治病救人,西医入华还催生了什么正能量》,载《赛先生》2016年9月1日)。

1842年某日,十三行里

的小教堂,举行着一场特殊的基督教婚礼。男方是月俸15银元的六品夷务小吏李致祥,他年前还在为钦差大臣林则徐奔走。1841年夏秋,林大人被革职充军,李致祥与父亲乘赋闲在家,商量着把延续香火的大事办了。李家是本地望族,父亲李新华与林钦差还是同年进士,虽说官至三品,却并不迂腐。

女方苏珊小姐是美国传教士京威廉的女儿。这个在十三行街区居住多年的基督教家庭,只被允许在距离羊城一里处,散发福音小广告,被当地人戏称“番鬼红毛”。大清境内,以官二代身份明媒正娶洋

二代,李家恐怕真的要数满清入关后第一遭。年方28岁的李致祥原本以为,已在十三行从医多年的伯驾医生,理应娶24岁的洋牧师女儿苏珊做新娘。

他曾经按捺不住问美女,是否喜欢美国帅哥。苏珊大方地告诉李夷务,自己对伯驾医生的爱,是基于对上帝的爱,爱他热心传播上帝福音,爱他用心救治本地病人。这些爱的箴言,即使年轻的李进士早已博得功名,却未曾在诸子百家中读到过,这番爱的启蒙,要算在异域文化头上。

西洋婚礼结束后,男方在广州城里安排了传统的拜堂仪

式,宴请200多位贺喜嘉宾。据现已定居阿拉斯加的李氏家族嫡孙记载,当日婚宴仅十三道菜,计有“永结同心、百年好合、鸳鸯戏水、红鸾金凤、如意吉祥、花好月圆、百子千孙和满堂吉庆”等冷热大餐与点心。

倘若此事属实,相比道光年间农家土豪和氏族大户的婚庆排场,李氏娶亲真是既吉利光鲜,又移风易俗。过去几年,李致祥和苏珊这对受过良好教育的新人,在语言、文学和宗教诸方面互学沟通,继而衍生爱慕,完全合乎情理。相邻熟视无睹,社会习俗接纳,以致十三行首富浩官胡秉鉴,也憧憬过移民美国的晚年梦想。

李 致祥随洋家庭云游各地长见识,最终举家移民美国,替首富同乡实现了梦想。而更多年轻学子的西洋愿景,不久就兑现了。1845年11月8日,《伦敦新闻画报》图文并茂地报道,两名来自广州十三行商人家庭的男孩郭亚成(A-SHING)和陈亚裔(A-YOW),从利物浦上岸,8个月后移居伦敦。“他们面目聪慧,外表儒雅,英语能力日趋上进,开始参与社会活动。”如果说,新闻画报上少

年秀丽的汉字签名,还只是他们的出洋凭证,那么稍晚涌现初晓红毛番语的通事翻译,佼佼者如林鍼(又名针,留轩,景周,景春)、戈鲲化等,竟成学者型通事,前者曾在曼哈顿法庭为华人主持公道,后者曾任哈佛大学首位华人汉语教授。

哪怕当年广州俚语创新“番鬼红毛”,其实也并无恶意,比如出版商壁经堂,特意翻印《红毛通用番话》,是为了满足民间与洋人沟通的社会需求。通事们除了日常语言中介,还记录了诸如《西海纪游草》等海外掌故。在外籍人士拥挤的十三行狭小地界,东西方文化自然接触,传播西洋物事,对传播先进技术和社会观念,贡献不容小觑。

相比晚明以来十三行的外贸窗口功能,广州十三行商在其最后的几十年里,关注海外技术,包括医学技术的引入和投资,运用新技术有效改善生存环境,并促进本土外向配套型人才的培育。这些孕育现代化进程的民间萌芽和历史细节,有待学人继续发掘。

(作者为旅美医学博士)

两本伊夫林·沃传记

编译/黎文

1958年,在塞浦路斯军事训练期间,奥伯龙·沃不小心用机关枪往自己胸上开了一枪。那年他19岁。接下来的十天里,他奋力求生:他失去了一个肺,两条肋骨,部分手和脾脏。他的母亲劳拉立即飞去,陪在他身边。他的父亲,英国作家伊夫林·沃(1903—1966),则宁愿留在家里:“如果他死了,我会出去,和劳拉一起回家。”沃给戴安娜·库珀夫人的信里这么说,显得很超然。奥伯龙后来被带回英国并安排在王后亚历山德拉军事医院。即便如此,沃在一个星期以后才去拜访他的儿子。这时候,奥伯龙因为背部脓肿发展成胸部感染,再次面临死亡的威胁。“亲爱的爸爸”,奥伯龙觉得自己会死,于是这么写道,“就一句话想要跟你说,出于某种原因我在有生之年从来没告诉你:我仰慕你、敬重你、爱你,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人。”到了第二个月,奥伯龙还是病得没法做手术,但沃停了他每月25英镑的津贴。奥伯龙哭了,流下“愤怒的泪水”。

沃非同寻常的管教自家孩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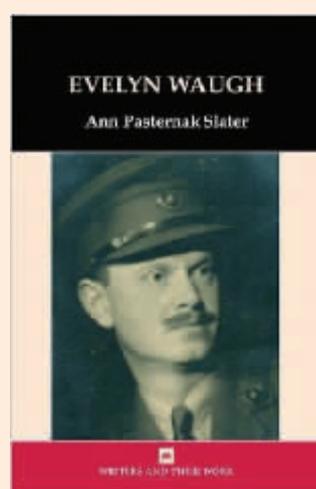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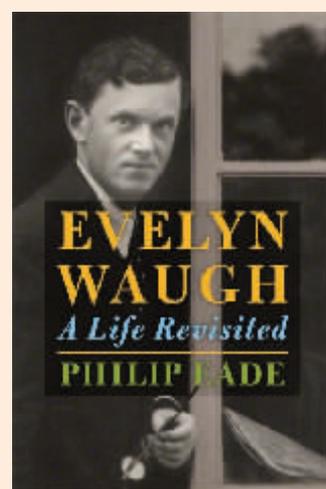
的方法,菲利普·艾德(Philip Eade)的新传记中还记了很多。每当劳拉怀孕——一共7次,但只有6个孩子幸存——沃的态度是安慰她,而非庆祝。“对你来说,又有一个孩子,真是让人难过的消息”,他曾这么写道——显然他没想到这孩子是谁的。当他的孩子们到了上学年龄,他会在假期结束时公开庆祝。他出门就是为了避免在孩子们小时候和他们共度圣诞节,要么就出去寄宿,要么出国旅行。还有一个著名的故事,艾德的传记里面没有写: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食荒地里千方百计买根香蕉的故事。沃家的孩子之前从来没见过这种异国水果,更别说是品尝了,但他们的父亲,颇为骄傲地秀出一根香蕉,然后裹上奶油和糖,整个地自己吞下。

用当父亲的标准来判断沃,也不是很合适。因为沃这一代,他这一阶层的大多数男性都跟他们的孩子没什么关系。然而,很明显地,沃的孩子们崇拜他,尽管他会忽视孩子们,偶尔会残酷对待他们。沃的女儿梅格尤其

崇拜他,甚至提出长大以后要回来住在他家,留在他身边。他的朋友也同样非常忠诚,死心塌地,虽然沃在生活中和小说里经常戏弄、欺负他们。艾德的传记完美展现了沃的这种卡里斯玛。

沃的魅力的大部分,当然是他嬉戏的天才。沃是他这一代最有趣的作家。艾德的传记里充满幽默:体现在自由引用的沃的书信里,那些充满笑话和机智的观察。即使他不快乐,他也试着有趣。他30岁生日那天,在向特雷莎·容曼(Teresa Jungman)求婚被拒之后,他写信给一个朋友说:“我去看电影庆祝了……坐在电影院里最好的6个座位之一。我看了一部关于恋爱的两人的爱情电影;他们充满深情,把我弄哭了。”

沃给容曼的信是艾德这部传记里很有新意的一部分。这些信件是首次公开。还有一个首次公开的是伊夫林·加德纳(Evelyn Gardner),沃的第一任太太未发表的回忆录,她在结婚不到两年就为了另一个男人而离开沃。艾德小心谨慎地使用这些材料。这



部传记主要关注沃的生活,而非作品;虽然里面也提到了小说,但是艾德无意进行任何文本分析。

安·帕斯特纳克·斯莱特(Ann Pasternak Slater)的这本传记就完全不同了。恰恰相反,她的传记里是把沃的小说当作他的生活方式来使用的。斯莱特是著名的沃研究学者,把小说翻来覆去检视。这部传记揭示了沃的天主教信仰是如何影响他的作品;她非常着重地写《旧地重游》那一章。她引领读者去欣赏沃作

为一个作家的技艺,让人们注意那些主题和设计。

然而,人们很难不感到,她对他作品的钦佩遮蔽了她对他个性的判断。对于斯莱特来说,沃就是这么不由分说地英勇无畏,不仅在大战中为英格兰战斗,而且“为了捍卫被围困的基督王国”战斗,仿佛他是一名十字军。她完全无视人们对沃势利眼的指控,而这是个颇为寻常、且在相当程度上有道理的指控。